

背後，廟宇的飛簷，祇淡淡地有一些黑痕。門口有二盞大燈籠亮着。屋裏有幾點搖顫的燭光，在模糊繚繞香煙的霧裏，夢一般神祕，夢一般縹渺地在眨着昏黃的眼。

老人一會兒把頭湊近燈光，流熱地讀下去。一會兒又把眼從鏡架邊，偷射出一線的探索的神情，向四週掃了一圈。

啣着烟管的，早忘掉了在燃着的煙草早就息了。年少的都兩眼呆瞪着這神祕的說故事的臉部，小孩子半張開了嘴，唾液直從嘴角淌到了胸脯。

「燈也許是聽故事聽得癡了！所以才這般呆澀？」我聽了一大會，半個字都捉不到，我見到的朋友，也都聽呆了。我忽然驚醒了似的笑着對他們說。

「真的這麼就會呆住了？」喬六也不好意思般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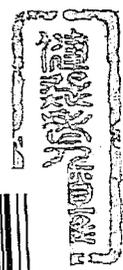
「回去吧？」海南笑了一笑，提議回旅館去。

7  
116  
116

良友散記選



# 南國情調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3 2497 2262 4

1 9 3 3

南國情調……………唐錫如

左拉日記……………夏萊蒂譯

旅汴日記……………葉鼎洛

霞君日記……………柳無忌

近三年來良友各種刊物上所發表的散記，如今計算一下，也頗有可觀。其中有些是極可珍貴的作品，可是爲了載在定期刊物上，所以不久以後，就很少人再會到舊東西裏去找尋這些心血的結晶，而更有被人永遠不記起的憂慮。

在一個早春的午後，抓上舊書架，把一疊已掩上了重質塵埃的舊刊物，移到日光底下來。這些刊物，跟了時間的移動，都刻上了歷史的足印，然而吹去了塵粒，揭起了書面，這裏有一些人物確是永久活躍着，而有一些文章是永久不會過去的。深覺得把這種作品埋沒在舊紙堆裏，不免有些可惜，因而抱了像考古學家般的勇氣，把牠壘掘了出來。現在是換上了新的裝束和讀者們重新相見了。

讀者也許會覺得這些文章，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面過，那麼我就這樣告訴  
你：這些是從民十七到民二十的中國學生上選下來的。就因為這些文章都有重  
讀一遍的價值，所以這次是「又來了」。

# 南國情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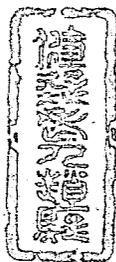
唐錫如

## 巷鮓之曉

還是早晨四點鐘灰霧般的夜色。

山還擁在被裏睡得正酣，海在低淺地夢囈。

在天空，在西邊的天空，有一瓣淡青的殘月，祇有一片菊爪那樣大小的殘月，在曉風晨星的中間，在漫天的荒雲堆裏，在亂爬，不時在亂躡！躡上雲堆，躡過雲腳，躡入雲窠裏，哈，多忙！



誰教她總喜歡在茶籬的葉隙裏偷聽情人們的私語；誰教她祇愛在人家籬攏裏逗留？瞧哪！她雖跑得氣喘，急得臉青，趕緊跑回去，嘿！可是已經遲了！灰色的夜霧消失了。

山在那兒揉着惺忪的睡眼，海在那兒懶散地打着呵欠。

船梢那面，不，船梢後面遠遠的一線淺灰色的水平線上，偷出了一綫，豔……露開半邊，……整個地爬起來了！玫瑰沒有牠嫣紅，熟柿沒有牠鮮綠……左邊：石榴似的顏色，南瓜般的凹凸。赭石色拌着青綠色。啊！多麼美！不知道是什麼山？一層一層底，一疊一疊底。

螞蟻似的，不，應該說蚱蜢似的，有許多人，在岸邊用竹葉艇浮過來，近了，啊，有幾隻漸漸地划近了。……啊！……什麼？不是竹葉艇！也不是舢板！是幾根木筏做的！……

岸移近了！啊，這初次到的汕頭，怪美的，這南國的海市！綠的樹，把紅的白的房子圍住了，不，是淡紅的灰色的房子把綠的樹隔斷了。

江面一半青色，一半黃色，還有些波頭白的浪花。

哦！浪加大了！風變瘋了，烏雲把血紅的太陽蒙住，緊緊地密密地，一絲氣都不給他透，啊！太氣悶了！這惡作劇的；霉苔色的，破絮也似的厚厚的醜惡底雲層！……喔，牠們還在加厚哪！你瞧，天暗下來了，不像早晨，簡直是像薄暮，不，這完全是夜了。

疏疏地，粗粗地，一點，二點……雨在摔下來。一點就有銀元般大！一滴就有一斤重！不信吧；你瞧！船索給牠們鞭得在亂跳！甲板給牠們鞭得在亂叫！……

哦……多利害！這雨！這狂暴的雨點！……

山，海，港市，都遮沒了。

四周是白的雨，黑的雲，血紅的電閃，沉悶的雷聲，和牠們中間的一個灰弱底含顫底心願。……

## 講故事者

是初到汕頭的第一個晚上，我和海南，喬六二位朋友在街頭毫無目的底躑躅。街燈，昏昏地，沉悶得像灰黯的燈籠，這使我幻想：我彷彿在幽靈的路上移着。身邊擦過去的，撞得來的，都祇得看到憧憧黑影的輪廓曇花的芬芳，撲雜在夏夜的氣息裏，和燈光一般地靜，沉默，而濃厚。

是在一座彷彿廟宇似的屋子前面，一棵大樹的底下，一個長了幾根鼠鬚的老人，鼻上架了一副銅邊的大圓鏡，緊湊着一盞石油燈在讀着故事。

圍繞着他半圓形坐下的，有嘴裏啣着旱煙管的中年人，有袒露着醬色底強壯底胸膛和粗腿的青年，有結着蜻蜓也似的小辮子的小孩子。

背後，廟宇的飛簷，祇淡淡地有一些黑痕。門口有二盞大燈籠亮着。屋裏有幾點搖顫的燭光，在模糊繚繞香煙的霧裏，夢一般神祕，夢一般縹渺地在眨着昏黃的眼。

老人一會兒把頭湊近燈光，流熱地讀下去。一會兒又把眼從鏡架邊，偷射出一線的探索的神情，向四週掃了一圈。

啣着烟管的，早忘掉了在燃着的煙草早就息了。年少的都兩眼呆瞪着這神祕的說故事的臉部，小孩子半張開了嘴，唾液直從嘴角淌到了胸脯。

「燈也許是聽故事聽得癡了！所以才這般呆澀？」我聽了一大會，半個字都捉不到，我見到的朋友，也都聽呆了。我忽然驚醒了似的笑着對他們說。

「真的這麼就會呆住了？」喬六也不好意思般說。

「回去吧？」海南笑了一笑，提議回旅館去。

我們三個又重像夢游病者般在這夢一般的夜裏，悄悄地向黑影裏移去。

他們儘是遲緩着脚步，不時回過頭來，看這讀故事的露着說不出的眷

戀……

「啊？這神祕的南國的夜！……」我把手杖絕望地揮了一揮，嘆息般輕輕地對自已說。

「這講故事者的魔力真不小！」喬六也隨後接着。

「神祕的」海南說「還是這富於詩趣的氣圍，這真使我幻想起荷馬講史詩時候的古樸幽美的情景！……」「還有Chaucer的Canterbury Tales的情景！……」

「祇差了蘆管和豎琴，要是有了這二件伴奏，那真會美死了人！……」

## 歌女

要是你獨自個在深谷裏漫步，陡的你聽了這個聲音，我相信，你一定會毫不躊躇地想這是一隻歌鳥在囀着珠喉！杜鵑？雲雀？或竟是夜鶯？……：

要是你在月夜的海上，浪的紋是和風的紋一樣細勻，你躺在帆布椅上，陡的你聽了這個聲音，我相信你一定會想這是 *Sirens* 在揮着迷人的鮫絃，蠱惑你跳下海去追蹤這音樂？

我敢打賭，你們會這般想的，朋友，至少我能夠確定我自己會這般想。

可是，可是這是在一個他鄉的街頭。

我在街頭的陰影裏站住了，不，沉醉了，沉醉了在這說不盡的纏綿的歌聲

裏面。

我讓烟捲燒到了我的指尖。……

歌聲突然高亢了！啊！……高，……高……牠還在繼續地增高！我的心，不，我的身子，像給她的歌聲帶了上去，沖上雲霄，啊，真的太高了，我擔心，我會摔下來！牠難道就一直這樣升高，再高，還要高些嗎？我想掩住我的耳朵，我想逃回去，不過畢竟我不敢移動半分，或許我這稍微一動，她會從這不可思議的高度上摔下來？……啊……我想她的逼尖的聲帶，定要「綳」的一聲爆斷了！或許是她的喉管，或許是她的整個的身子，要像爆竹般，炸得粉碎，變成飛灰的！誰還能夠擔保呢？……她是唱得這樣響！

啊！我相信我足足有五分鐘沒有呼吸！好了，牠在低落來，迴翔盤旋，像隻蒼鷹轉下來，哈！早知牠會仍舊這樣徐徐地轉落來，不是可以不必那麼擔心

嗎？呢？你在微笑？你笑你自己是傻子，還是你替她喜歡她沒有從這雲端上跌下來？

啊！這亢昂的聲調真不好受！牠像一篇激昂慷慨的散文，由不得你自己要掉淚！牠又像是荒涼漠野的景色，圓圓的落日，漠漠的黃沙，蕭蕭的馬嘶。牠更像烈士就義時候在心裏說的一句「死罷！」一般的悲壯！

現在到了中階音的聲調便愉快得多了，這是開在你心頭的溫暖的玫瑰的微笑，這是 *Carnival* 節筵席上的連環舞，這時日本櫻花時節帶着酒的香氣的醉人的 *Casst-baw*……你會不沉醉嗎！你會不起遐想嗎？你聽了這種歌聲之你能說個「不」嗎？

聽！*Oh*——你聽聲音低下去了！變得憂鬱了！你想這是人的聲音？會變得這般低……微……輕……細……沉下去了，我想一定沉到地底下

第四條 裁判員有權裁決規則上所未詳之問題。

第五條 職員之職權如下：

- 一、令比賽開始；
- 二、決定何時成爲死球；
- 三、決定球屬何隊；
- 四、決定球是否入籃；
- 五、判決違例及犯規；
- 六、處理罰則；
- 七、承認替補員之資格；
- 八、宣告比賽暫停；

(註) 用『雙裁判』制，其收效甚大。二人分工合作，各司場之一邊及一端，負責監視其半場內之比賽進行。擲中時用手指表明，宣示得分數目。

第六條 球員之犯奪權犯規或四次侵入犯規者，職員應令其退出比賽。

第七條 遇球員受傷或其他情由，職員可令比賽暫停；但應注意假裝之行爲。

比賽正在進行中，如球員有受傷者，職員應待比賽告一結束後，方可宣告暫停。

別了，不知名的曼歌女郎，你心頭怕蘊蓋了許多苦楚吧？你的歌才會使他低惻而辛酸。……

別了，不知名的曼歌女郎，你會不會想到今天街頭會有一個飄零的人，有像你一般難綰的愁思？會聽了你的歌聲流淚？啊！不會的！不會的！你怎麼會知道呢？……你也許會有一個時候這般想過吧？啊，不，不，你不會知道是誰的！怕聽了你的歌聲流淚的，已經有許多人吧？或許剛纔也有許多人，不祇我一個，將來，或許也要有許多人給你的歌聲擰出許多眼淚來的吧，啊！誰能夠預料呢？……不，不！我記得我記得你也曾給我悲壯的陶醉，也給我溫軟的歡樂的。不過，不過，不過你爲什麼末後要用這低惻的聲調呢？……啊，啊，我懂了，悲哀是宇宙的真諦，悲哀是人生的象徵，悲哀是最偉大的，悲哀是最悠久的，不是嗎？……夠了，夠了，還要說什麼呢？用不着說了！……

別了，不知名的曼歌女郎，以後是別了，你明晚會仍舊在這酒樓唱罷？全樣的纏綿，全樣的曼歌。……可是我明晚又得在另一處地方飄泊了，我們是遠了，遠了！……

### Macbeth看到的巫婦的Carldron

"In every man there is a God a beast coupled" ——Leonar lo da Vinci.

真的，你初到一塊地方去，就像你新碰到的一個女人，她劈頭顯給你的美，美，美，第三個美！美得你的心癢癢底，美得你的嘴咂咂底。不知怎樣抓，不知怎樣稱讚才好！過了一些時候，她的隱在桃色花紗面幕下的本來醜惡面目，就逐漸像剝筍似的剝出來給你看，愈剝到裏層，使你愈難過，使你愈不想看！

達文竊說是每個人都雙重人格的。——是兼有神性和獸性。一個人還是這樣，許多人簇聚成的社會。牠的龌齷卑鄙黑暗，似乎應當是這般的滿是罪惡了。

或許這是我的迂腐的見解。我現在看到的，是像 Machobai 所看到的巫婦的 Caribon 一樣，裏面是鱷魚的齒，狼的舌，蜥蜴的尾巴，小孩的手指，……許多不可思議的醜惡的可怖的東西雜拌在一起煮着的大鍋鏟！啊！薔薇色是這般容易在眼底消褪！美夢是這般容易在胸頭消失！

我或許應該用下面幾個字做題目更妥當些。

捐！銀牌！戒烟藥膏！……：

你第一次來汕頭的感想是什麼？要是你真的這是第一次的話，我能斷定你說是捐！捐！捐！你在每家門口，至少也得看見貼上三四張收捐條。還有許多是用不着貼到大門上去的。要是牠們少兩張，你會想這是門上怪別緻的春聯，要是牠們闊一些，你也許會想這是端午貼的沒有剝掉的舊符籙。一個朋友說，沒有十八重捐稅，這碗飯你不要想會放到肚子裏面去。另一個朋友說，你大便

一次，至少也得付二次捐，一次是在大便以前，另一次在大便以後！捐！這幾十道或許是百多道的捐，就像密網着的蛛絲，你動不動就黏着。

我到汕頭後不多日，我奇怪這兒的運動。體育，怎麼會這般發達？東也是銀牌公司，西也是銀牌公司，我想，就是天天有運動，天天有獎品要賞銀盾，銀杯銀牌，這小小的地方，無論如何也用不着這大量的出產，我隨後又呆意，這許是運往南洋各屬華僑學校。廣東人利害的地方，就是做生意，地球上什麼黑暗的角落裏，他們沒有鑽到？着！准是出口事業。哼！再細看一看！掛着「邊防經費」四個字的大燈籠，奇！這和邊防經費發生什麼關係？再看店裏，啊，那裏銀牌？銀杯？……一個櫃台，裏邊坐了幾個人外邊簇擁了許多人，放錢在櫃上，收了去什麼意思？真獸！朋友罵我，番攤都不懂得！這是廣東唯一的「特產！」

彷彿是聽見什麼學者說過，廣東人所以會有這般冒險心，全是從賭博裏得來！把所有的錢放下一着。着了便可以住洋房，坐汽車。不着則漂海做生意，近一些入山進夥。這真是廣東人的特色，要是誰不會打麻雀，那就等於他不會呼吸，要是誰不懂番攤，那便是瞎子，聾子，不健全的廣東人。什麼地方不在打牌，（應當說是正當娛樂或消遣）什麼人不打。要是碰到「三缺一」五六歲的孩子跪在板櫬上，保你打得怪「老腔！」

你又會看見是「邊防經費」的燈籠可是再也不是銀牌公司，那是另一個公司。不，應該說是小衙門，這在衙門實在不大，像房子太碎破低舊，門前照例是大燈籠。門口是門帘。門帘上寫着的是「官膏公賣局，」「戒烟局。你是生客，是不是？」好意的風會給你見識見識，遠遠的你就可以嗅到一股香氣。不是女人身上的法國香水，也不是盆景裏逗過來的玫瑰，更不是樹花的香味，要

是你的腦子不靈敏，你辨不出是什麼氣味，好，那末當你經過的時候，風會不憚煩地把門帘掀起來給你看，門口便是舖，像船上房艙的上下二層的牀舖，幾盞燈，幾個人躺在燈邊，握了根短棍子，香氣，就從那裏飄出來。

這兒是浪漫派文人最理想的烏托邦。你抽完了鴉片，打罷了麻雀，要是你的興緻還好，這兒有許多許多的女人給你玩。玩女人這兒有個特別而普通的名詞「叫條子」；條子有「南詞」，「北花」，「潮妓」三種。

你若是嫌麻煩，不願跑了東再跑西，這兒儘有許多體貼你老爺小爺的苦衷的酒樓，說是酒樓，並不是祇供你喝酒，或許你單單去想喝酒，反倒會沒有。不過這總和「酒」差不多，是給你沉醉昏迷的東西！

咄！你這還沒開眼的小子！也得來裝道學腔！

啊！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 潮州船

脫離了報館生涯，貧困中在汕頭捱了半個多月。到再也挨不下去的時候，才決心再繼續漂泊生活，隨着命運走路。典盡了冬衣，換來十塊錢，剛夠船費，便搭了潮州船來香港。家裏暫住。船說是四點鐘開，我三點鐘便收拾好行李，到海關面前，船泊在江心。得另雇划子渡到船上去。船戶看我是孤另另的一個生客，不懂本地話，同時又有四件行李。所以他們堅持非一元八角不送，平時四角錢是很夠了。船主做了一個臉色，沒有一個船戶上來兜生意。看看鐘點是三點三刻了。他們還僵着不動，至少亦得一元四角。哼！我袋裏統都掏出來給他們還不夠這筆數。我到了香港還要使。沒法，也祇得硬。他們退讓到一

元二角，說是再也不能少半個錢。我則堅持八角。看看快四點了，他媽的，真急死人，他們還在安閒的吸煙。這就惱了我。我不管一切，揀了這船戶的頭兒要打，橫豎是去不成了。他們這纔軟下來。幫我搬上船渡到潮州船上去。

把行李安置好了，我掏出八毛錢，教他當面看清楚，不好的毫子當面換。他走出了房門不滿一分鐘又退回來，手裏捏着三個發黃的雙毫，說有六角銅的，不好用，要換。我和他辯了多時，他仍要掉，我和他爭了十分鐘模樣，他才咕哩咕嚕的跑了出去。

出門真不容易！尤其是單零的沒錢的生客！

潮州船是出名的壞。你在船上，就像黃豆在簸篩裏要滾。船在六時才開駛，我坐在牀上默默地抽着紙煙。到八時才吃晚飯，巍巍顛顛的「滾」到餐室。祇有稀疏的四五個人。旁的都不吃，防嘔。

我剛才受來的閒氣沒處洩，就發洩在晚餐上。拿上什麼東西，我便吃牠一個精光，甯願過後嘔，「嘔」光了每隻碟子，我重復回到我的牀上抽烟。抽完烟便睡。贊美上帝，我竟沒有嘔，到明早四時，我肚皮又餓了。

聽見香港到了，便起來。從窗洞裏看，前面是一座高山，霧濛濛的。山腰裏圍一線白帶，不知是什麼，是路？許是旁的吧。

船到了埠，人都上去了。祇我一個等馥來接。十多個脚夫圍住我。用我不大聽得懂的廣東話在耳邊不停的噪。等了一個多鐘點，還不來，茶房又催我下船，要掃房間。

茶房告訴我，化四毛錢，把這四件行李搬到碼頭上。我看在船上等是不成了。我就答應他們四角。行李搬到碼頭上，放下。要檢查。（講起這檢查真使我傷心，我有二篇作品在來香港前撕掉了。）於是一個賊頭鬼腦的脚夫跑來和

我說，裝着我私語的神氣，指着後面在那裏觀望風色的黃制服檢查說，要是我肯拿出一些錢，可以免驗。我笑着問他要多少。他說「一元」。我說，好，還是等他檢查吧。後來他問我願意出多少錢。像是在做生意，我說五個仙（半角）怎樣。我是有心和他們等開心。好在我還要等人，時間有餘裕，他要檢等他檢，我雖得整理，他也要來翻，全樣要費時間。「講生意」講下來半點鐘。我不肯加一個銅板。那個檢查員才向腳夫們說「好了！」，動手來檢查。我亦不願示弱，掏出日記簿，把他的號數錄下。是存心嚇他一嚇。這一嚇居然奏效。他很「斯文地」把箱子網籃隨意地翻了翻。檢查的災難才過去，腳夫的災難隨後又來。我掏出四毫錢給他們，這個賊頭鬼腦的腳夫，向其餘幾個腳夫的耳朵邊咕嚕了幾句，他們便同時上來，說我答應他們八角錢。這種明敲竹槓我當然不肯依，所以我就像老太太買青菜，和他們不斷地計較，爭辯。謝天！一個廣東

巡捕跑來問我什麼事，我用英語把一切情形告訴了他。（對本國人得用外國話才講得通，傷心！）他才把我的四角錢拿了去，問他們要不要。全時體的三弟也跑了來，一切才得了解決。教他們再把行李搬到過海的深水埗的渡船上，一共八角！

到了深水埗碼頭，又得施行檢查，這個檢查員親自和我說，我化一元錢，可以免驗。我說我不懂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他把我箱子裏褶好的衣服，每件都拿出來弄亂，包好的信，一封一封給他抽出來，胡亂拋在一起。

翻完了箱子，他又翻網籃，照例是弄得可能的亂，可怕的亂，他翻完了網籃的一半，他還和我說，要是我肯出半塊錢，這半網籃東西，他可以不驗。我很客氣地和他說：「我沒有錢，你要驗儘驗罷！」他把我放在鏡框裏的一張德國彫刻畫片，"H. K. No. 1"，抽出來，說是淫畫，還說要帶回「寫字間」去驗。意思很

明瞭，用不着詮解。

他看我們不理不睬，他才把畫片放下了。他說：「好了」。檢查完了。他去旁邊水桶裏洗一下手。

錢是偉大的，讓我們贊美上帝。沒有牠你得嘗遍世間一切真的苦滋味。

## 上山電車

我也說，濃得化不開！膠水般黏！「海棠凍」般凝！松烟墨汁般濃！水銀般重！壁虎的尾，鱷魚的皮，火練蛇的舌，蜥蜴的鉗，黃蜂的刺，和攏來，放在鑊裏煮，煎，燉，熬，要熬個七七四十九天。用文火，用猛火，要用百十種不同的火。臨收膏時還要加上百十觔的砒霜拌進去，臨了未成個什麼東西？是香港，這是比鸚粟花還美麗，比鴉片還要毒的香港。

到了香港，是有數不清說不盡的感想。這真像做夢，這是英國人的地方了？不像，不像！這兒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國人。那末仍舊是中國的？哼！中國的政府會有這種清潔的馬路，那種……？休想！管自己「利益」還來不及，還有

閒功夫來管「別人」！聽說香港沒有割讓給大英帝國的時候，祇是幾座摩天的荒山，一片荒寂的海面，連樵夫漁父都不多。恐怕當時割了給英國人，心中還在暗笑：紅毛鬼究竟是傻子！用中國人的力，用中國人的錢，用中國人的地方，給他們開拓得瑰奇壯麗。把許多山鑿掉來填淺海的什麼人？中國人。把崎嶇山道，鑿成綿延平坦的大道是什麼人？中國人。在摩天的峻嶺上，築了許多艱辛的高大的石廈給外國人住的是什麼人？中國人！有人說，這並不是中國人的力，要是沒有外國人來做上司，監督，管理，中國是最虛偽，狡猾，而又懶惰的人。一輩子也沒出息，所以中國人做亡國奴是再要適宜也沒有的。

到了香港，香港的朋友第一樣想到請你去賞識的，不是皇后戲院，也不是博物院，定是請你賞識這別緻的上山電車。

隔晚定了遊山，我一夜驚醒了好幾回，看天是否亮了。吃了午飯，把預備

好的熱水壺，水杯，全了瑜和馥，搭公共汽車到九龍火車站，換渡船到香港。上了岸，隨着傾斜的路，轉彎抹角，直到了上山電車站。車剛剛開掉，要等十分鐘模樣。我們就喝了兩瓶汽水。

上了車，買好票，車便開動。車在山肚裏鑽，在山崖上爬，兩邊有時全是鑿開的山壁，有時沒入樹木裏面，有時則可以看見往下邊退縮下去的房屋。樹木，商場，海，海裏縱橫泊着的船隻。車有時簡直和危削的石壁並着爬。那時你的身子也就完全面着天爬上去。想！要是車廂是透明的，在下面看起來會多有趣！車到了盡頭停了，我們走出了車站，前面是兩條路，一面是圍繞打一個圈子的路。你在海船上看到有條白色的線，便是這條路的欄干，還有一條是直上山巔的路。我贊成先到山巔去。她們沒有異議。爬到去山巔的三分之一的路，我們便在一處有六七個日本人在那兒休息的欄干邊停下來。一個日本婦人

看到我們，神經過敏地說：「身旁的人不會是高麗人罷？看來很像呢！……」

於是內中一個同文的學生，看了看我們說：「不，不是的。是支那人，支那人！」他笑了起來。

「支那人！」大家都說了這三個字狂笑起來。隨後輕蔑地漂了我們一眼走開了。

我們當時的憤怒直欲燒穿了胸。馥說，她有手鎗，她准會打死這兩個日本人。我苦笑了一笑，沒有說什麼。

憑了欄杆看下去，港市給烟霧淡淡地蒙住了。海像一杯凝凍的碧綠的「竹葉青」，沒有半絲波紋，船在上面溜過去，船邊鑲上了二條雪白的浪沫。風景愈是好，心上愈難受。這或許還是基於狹窄的愛國觀念，可是誰又禁得住？國弱了，便得受許多侮蔑，輕視！不管 *Cosmopolitan* 的觀念怎樣強，在這許多

地方，你的愛國之心也會油然而起。

欄杆那兒，有個六七十歲的老伯伯賣烟捲，香蕉。我們化了一角錢買五隻又黃又大的龍牙蕉。他老人家還告訴我們，山上什麼東西都貴，要是我們在下買，這五隻還要不了一毫錢。

我們重又走上去，經過屯紮英兵的大兵房。馥說，除了他們自己，誰都不知道香港藏有多少兵！我們不管一切，祇願往山頂上跑，路上沒有一個人，大概是禁地。

一塊雲從山巔上飛落來。天暗了。遠處還有沉悶的雷聲。瑜怕下雨，想回轉去。我說不管牠，落雨落鐵，今天一定要爬到山的最高點。雲在我們頭上，雲把我們包住，雲在我們腳下。我們到了有放無線電台的高巔了。海是分外的綠和凝，周圍還有許多大小的荒山，矗立在海裏。

「啊！這兒有大礮！」馥輕輕地和我說。果真，無線電台邊有一尊大礮，對着廣州來的海面。哼！就是籌備得這般周密！在下山的路上，有廣東的奶媽，推着一輛皮車在樹蔭裏休息。瑜最喜歡小孩子。她要去張了白紗幔的車旁去看一看。話給這個癡肥的廣東奶媽聽見了，我們還沒走去，她就惡狠狠的說：「看什麼！」

馥看她這般魯莽，說她靠誰的勢力這麼兇狠狠！

「紅毛綠眼睛的是一逕兇狠的，誰不怕「他」！你還不知道？」她很威風的說。隨後又和緩一些說：「他們怕中國人的氣息毒了小孩子，不准人近前的。」我催促她們下山去。這兩次的教訓，還不夠受用？

退到電車站，仍沿了白欄杆的路，把山繞了一個圈。游興是早就沒有了。瑜說，聽老年人講，海裏有個石烏龜，據說已經爬到半山了。也是給英國

人在頭上鑿了一個洞死了的。要不然，等牠爬上了山頂，香港便要整個的沉到海底去。

我說，中國這隻石烏龜還沒爬，香港便早就沉掉了。

## 海浴

不到五點鐘，我們便吃完了晚餐，全了馥和瑜收拾好浴衣，毛巾，搭六路公共汽車，往荔枝角海灣浴場海浴去。

車在岡下停住了。到浴場還有一里光景。太陽毒得利害，馥和瑜又都沒帶傘，祇我戴了一頂呢帽，好在我們是面着太陽走，我最長，又戴了呢帽，所以擋頭陣，馥矮些，緊緊地躲在我的影子裏。瑜剛九歲，最矮，再重褶在馥的身影裏，這一來，我的影子竟有了絕大用處，面朝着太陽時，三個人走的是直線，後面祇拖了我的一條影子，到轉了一個彎，太陽從左手邊轉過來，馥和瑜全我並着走，影子仍是一條。

再轉了一個彎，便到了荔枝灣海浴場。兩面山，一面岸，把條海水扼住

了。在山麓下有許多游泳棚。

我們坐在By The Sea Cafe揀了張桌子坐下，往換衣處換了游泳衣出來。踏過舖得厚厚的細沙的路，印在光滑的細沙的海灘。浸入溫暖，柔軟，碧綠的海水裏。

水是真清！一眼看得見海底，看得見水裏自己的腳。身邊綠醞醞的水，像是微笑的橄欖油。一寸多長的花姑姑，（魚名）儘在你的腳邊，膈肢窩裏游過去，不怕人。

瑜一踏進水，便像隻小狗，昂了頭，四脚四手在水裏游。像是子子，又像是蝌蚪，在水裏游得滿靈泛，滿自由。她在我前面游了五六步，站起來。她一邊還閉着眼，兩手在擰拭髮上和臉上的水，她一邊背着我和我說：「錫如哥，你來，我來教你！……」我忍不住笑起來。是慚愧的笑，是有趣的笑，是

窘笑。

講起我不會游泳，有許多朋友不相信，連我自己也有些不相信。我是生在多水的江蘇。屋前是大河，屋後不到百步，又是一條小港。每到夏天，什麼時候都可以看到鄰近的孩子，赤精了身子在水裏。可是事實是從小便由瞎子給我算定了命，命裏水星是特別重，近不得水，所以祖母母親，從不準我到河埠去多逗留，怕有水鬼會伸出手來把我拖下去。我也就從沒有碰過河裏或是池裏的水。我從五六歲起直到十二歲，我看見人家游泳便羨慕。他們在水裏笑，我也就在岸上笑，笑得怪寂寞。小時候，看了別人游泳歸來，洗澡時總是伏在浴盆裏用雙腳鞭濺得滿地都是水。睡在牀上，又得伏着用四脚四手地划。有時把枕頭，被褥都划下牀。

到了去年的夏天，我再也忍不住。決心要練會牠，獨自個偷偷地跑到屋後

的小港河。兩隻手死勁地攀牢樹根，祇是把腳在水裏踏，鞭，踢，……：雖不會，不過已經夠開心，我已經浸了水！後來給一個鄰居在小橋上瞧見了，他說，我不把頭浸到水裏去，不放手，一輩子都不會浮起來。那就是說，我終世也學不會，沒法，做什麼事都得有決心！心一硬，把頭往水裏一沉。不知是爲了冷還是什麼，鼻腔一酸，兩股水往鼻孔直衝過喉頭。噫！這一下才記起，村裏的人常把牛牽到這兒水裏來，給牠們涑浴，牠們也就毫不客氣在裏面拉屎，這在夕陽西下，牛來水裏打滾的時候，翻起來的黃澄澄的水便可看出。啊！是牛尿水！想到喝的並不是什麼葡萄汁或是檸檬露而是這特製的水，胸頭便作惡！嘔，吐，吐到眼裏清水都掛下來。不管吐盡了一切，心上總覺得祇有這一口惡作劇的水，偏偏膠住胃壁不肯跑出來。隔了一天便肚皮痛，瀉，瀉了二天的結果，使我不敢輕易再到水裏去。

這次不是馥催，我也想馥和瑜游水，又想自己是這麼高的青年了，還兀自不如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心上不無有些羞澀了的勇氣的鼓勵。

好在「淺水無大魚」，在身邊淺灘上游的，都是身上架了枷，脅下生了翅，蹲在水裏笑，偷看旁的人注意不注意自己。

游水第一步是浮。把頭浸入水，兩手伸前，兩腳伸直，身子自然會浮起來。馥這般告訴我。可是我總不信，不信我的身子也會浮起來。她先教我屏着氣，把頭浸進水裏去。我不敢，我上過這樣的當！瑜便自告奮勇，一下子便沉到水裏去。啊！她都會！良心責備我太膽小，至少亦得決心試一試！屏了一口氣，把雙腿一屈，水在耳朵旁邊轟轟地響。張開眼來，哈，可以在淡綠的光線裏，瞧見海灘的底。

馥再把我的手握住了，我重新把頭浸入了水，她把我的手放了。哈！奇

蹟！奇蹟！我的身子竟會浮起來！我一樂一絲海水穿過了 my 鼻。啊！真難受！不但是鹹還帶苦澀，像很生的青柿又醃在鹽鹵裏！不嘗過，你真不大相信這樣怪美的水，竟會有這般怪難受的味！

我再在水裏浮起來，把小時候浴盆裏練的，眠床上學的姿勢施出來。哈！我一口氣游七步！哈！萬歲！我直樂得跳起來。我還會游，奇怪？

馥把兩手輕輕一分，兩腳一撥，像隻田雞似的無聲在水裏躡過去。會游水多麼快活！我也總得學到她的程度。

太陽往山背後沉下去，一大塊山影懶懶地躺落來，躺在皺軟的海面上。像是伸懶腰，愈伸愈長，山影漸漸地移上了別的山腰，爬上了別的山峯。山外邊的海面，有許多橙黃的，蘋菓綠的，柿紅的，葡萄紫的，鱗片一般大小的彩色光片在波上跳盪，繁閃，新生，幻滅……

瑜倦了，大家就爬上跳水台的梯級上坐下。海的輕颺像蕩婦的豔笑飛過來，又拂過去了。馥無意裏看一天，她連忙喊：「你看！……你看……！」像半面日本的國旗，天空是一條深藍，一條淡紅，每條霞光編隔了一條蔚藍的天色，直伸過了大半個天！

憩了一大會，我們重又跳進水裏去。直游到溫暖的水裏襲來一股新的寒流，看海在腫起來，汐漲了的時候才起來。

在By The Sea Cafe換了衣服出來，已是八時半。荔枝灣西面的山，已經染上了濃濃的墨色。像Sphinx一般蹲伏着。一顆拳一般大的星，就在山上閃着異亮的光。一條沉入海底的銀光，在這昏黑裏，寂寞地却又孤傲地，像一個尼姑在荒廟裏禮懺。馥說，這星活像髮裝上 Venetian的鑽石，這山就是個睡美人的鬆亂的頭髮。

轉了一個彎，面朝了南，什麼？……香港的山，整個消失在灰沉如雪的未深的夜色裏，和天一般的夜色裏。山腰裏的幾條參差起落的電燈，直像一盞一盞嵌入半天裏。這灰漠的天空，這蜿蜒的燈火，會使你想起塞外漠北的遶迤的長城。這顆顆明亮的光點，又彷彿是達文齋畫的微笑着的Madonna頭上的幾縷珠絡，顆顆珍珠都含了微笑。她們問我山麓下億萬盞繁閃的電炬像什麼？我說像殘雪，她們說不像。我說，那末像個堆滿了白屑的鬍鬚頭。連我自己都失笑了。

轉過了障在東邊的山岡，想上Big的時候，看見東邊浮上了圓圓的橙黃色的月。啊，這樣圓！今晚是月半了？瑜說，這倒像蓮蓉月餅。唔，不是嗎？還有一個月便中秋了。

臨上車時，又變更了計劃。步月回去。四五里算不得遠，辜負了這種南國

的月色太可惜。一路是靜寂的月色，幽悠的聲，馥婉轉地輕唱着 *Noonian* *Night* 心也幽靜了下來。

回到家裏，瑜第一句便告訴馥的母親說，「錫如哥會游水了！」於是母親的臉上浮上了微笑，馥的臉上也浮上了微笑。

# 左拉日記

夏萊蒂譯

## 迎聖會

人生在世，總須在那種敬神的古雅的小都市，那種街頭生長了碧草的小地方，時有寺鐘聲聲催人入寐的地方，在那邊小住，領略領略聖禮節的迎聖母是怎樣一種情形。

在巴黎，是四個祭司圍着聖母像而行走的。在潑洛雯斯，則教士在通衢大街上往來有一個禮拜之久。一切中世紀的人物，都在那幾天晴朗的午後甦生了

轉來，唱着讚美詩，揮着蠟炬，而陸續行走。前面呢，有兩個憲兵在開路，後頭呢，是束戴背帶的市長在壓尾。

我怎麼也忘不了那些節日的。那些節日，在我輩一心托故在街頭遊蕩的大學生看來，是最有趣的時候。老實說吧，在那些可愛的小都市裏的迎聖母，實在是尋歡覓愛的良機呢。姑娘們都穿了新衣裳在滿街招展。一件新衣裳是決不可少的。無論窮到怎樣，決沒有一個年輕姑娘當那盛節不穿一件簇新的印花布衫的。一到晚上，那些教堂裏都是黑沉沉的，便不知有多少人在那裏暗中交臂握手起來了。

我是屬於那參與一切聖儀的一個音樂團體中的人員。我很覺得良心上負着些罪的。在那期間，天剛破曉時，我便自作主張的同一個從巴黎回來的戴着紅緞帶的團員去喚醒職員們的清夢，正不知喚醒了好幾個哩。我還自作主張的神

氣活現地東奔西走的張羅一切，忙碌得好像求雨的聖徒，好像醫救霍亂瘟疫的修道貞女哩。我還甚至於去幫忙一所女修道院的喬遷。那些可憐的女郎，穿戴着灰色麻紗的寬袍大帽，裝束得誰也不能夠看得見她們的臉面或四肢，彼此扶着蹣跚而行，真像一羣被曙光所驚散出來的幽魂。那纖瘦的白手，孩子似的小手，可以看見露着在那灰色的衣邊。

唉唉！我還享受了那事務室裏的茶點了哩。我們的幫忙是不受酬勞的，她們便給我們以一點兒餅喫。我記得那天當那些修道的女郎安頓好於一個新寺院裏後，我們便喫了一空。好像瘋魔了似的把那壁櫥裏的瓶和餅碟一個個都喫空了。那是什麼瓶呢，天哪！各色各樣的，裝着各種的美酒。我曾經還常常夢想貯藏這樣好的各種佳釀的那個異常的酒窖哩。那是一個好東西的寶庫呀。

自從犯了這樣過失的那些節日之後，我自己已經痛悔了很久時候了，我想我

現在是 得恕罪了吧。

迎聖母的列隊經過的那些街道，是大清早起就掛滿了旗了。家家的窗口都有些東西懸掛出的，在富裕的場所呢，有許多古雅的大神繡在幃上，臨風招展，一切邪教的神像，裸體的，蒼黃的，都出來觀覽路過的天主教的蒼白的聖母像與苦難的基督像，還拉雜的掛出些貴婦人牀上的綢衾，會客室的柱子上移來的錦幃，絲絨的毯子，以及各種的令人驚羨的名貴物事。中產人家呢，便把她們的繡花的羅裳和精美的紗衫掛出來，在貧窮的場所呢，那些善良的女人便聊勝於無的把她們的手帕兒和圍巾等聯結成串而懸掛出來。於是那些街道便都值得那人山人海的擁擠了。

人山人海的這些大街上湧過。有幾處街角還陳設着路祭，這種路祭的陳設，老是要惹起很厲害的嫉忌到好幾個好幾個月之後纔能釋懷呢。倘若夏脫洛

區的路祭比聖瑪爾區陳設得美麗，那麼，便足以使聖瑪爾區的善男信女氣惱得頭髮都會變白的哩。四鄰的施主是都要到這樣路祭的場所來的。有的人擎着燭臺，有的人捧着鍍金花瓶，還有的人拿着鮮花，還有的人拿着綵帶。這便是區各祭天的場合。

這中間，沒有那路邊的狹窄的步道，還安放着兩排的矮椅。那些算命者坐待在那裏，他們非常的喧鬧，發出那種法蘭西南部的笑聲，響得像吹喇叭似的。路旁的人家的窗口呢，都是擠着看熱鬧者。到日中的焦熱降涼了時，在那徐徐而來的微風中，便悠遠地傳來些鐘鼓的清音。

這便是那迎聖母的列隊離開教堂的時候了。

全市的美少年是都走在那迎聖母的列隊的前頭的。這種走前頭的遊行也是一件年年的老例。他們一路上看人也給人看。姑娘們都站在門口，便在那裏指

手劃腳的打招呼，嫣然微笑，和女伴交頭接耳的私語。美少年便這樣的遊遍那都市，在兩旁懸旗結綵的窗子中間，只想經過特別的窗口。他們抬頭瞻覽，便是如此。那午後的天氣是溫暖的，鐘聲齊鳴，孩子們是都把金雀花和薔薇花揉碎了，而將花片一把把紛紛投擲路上和路邊的溝中。

路上舖滿了薔薇的紅花片，這一片粉紅色的上面還點綴着金雀花瓣的斑點。最初先走過了兩個憲兵，接着便是一隊育嬰堂長大的孩子，學生，慈善團體，年老的善男信女。一個教區的小吏高擎着一個基督的聖像。一個矮胖的紳士拿着一個完滿的畫幀，基督受難時的一切刑具都表現在那上面。四個健壯的少女，穿着白衫，用彩帶來合牽着一面大旗，畫的是一隻天真爛漫地睡着的小綿羊。然後，高出於人頭之上，在那憚於日光似的燭炬中，便見銀香爐鏤閃耀眼而沿路噴出一縷濃烟來，這一縷白烟還在空中旋繞得如連續路過一行白衫

的人哩。

那迎聖母的列隊用一種輕沉的步聲緩緩地行去，除了這步聲之外，還可聽得那比較響朗的彈壓的吆喝。於是鏗鏘的銅鑼鐃鉞來了，接着這刺耳的銳聲輕幽下去而消滅在曠朗的天空裏。便聽得一陣嘈雜的人語。然後，突然沉寂了許多時候。那列隊已經緩緩地走去了，遠望去，那情景真像一隻燭光洞照的小教堂在太陽光中漸漸地瞧不見了。打着進行曲的鞀鼓的聲音，還悠遠地可得而聞。

我記得那些懺悔的人。穿着各色的衣裳——白色，灰色，藍色的都有。藍色衣裳的人們是自理葬判決囚犯的可怕職務的。他們中間還包含着那都市中的最顯赫的人呢。穿着藍嗶嘰袍，瘦削的頭顱戴着那種有兩個眼睛洞的長面幕，那模樣兒真教駭人。因為那兩個眼睛洞常是開得距離太遠的緣故，那眼睛便好像是從那可怖的面幕下面斜視出來的。在那袍下面呢，還可以看見那閃光

的灰色長腳袴和漆皮的鞋子。

那批懺悔的人，是一切中的最呈奇觀的；一個聖母的列隊中沒有他們，那真是一件可憐的事。修道的教士是總有的。有時候，小孩子們拿着那棕葉和麥穗紮的圈與日常用的器皿。但那善男信女都迴避他們的輿轎，跪着而俯首注視地上。接着是華蓋來了。這是人民獻聖的紀念品，絲絨製的，高頭插着羽毛，用鍍金的桿子來支着的。我看見過下級官吏們拿着那異常大的華幔，那下面還有形容憔悴的迷信宗教者得在六月的晴陽光裏遊行一下。後面便有一羣唱聖詩的孩子，把香爐高舉在空中搖曳。每當他們浩浩蕩蕩前去的時際，除了一片祭司的聖歌聲和香爐的銀鍊子的丁當聲而外，是什麼也聽不到了。

那羸弱的天主教徒在那舊信仰的蔚藍的天蓋之下緩緩地遊行。夕陽西下了，屋脊上的紅光漸漸消褪，蒼茫的暮色便帶來了無限的平靜，在那南方的澄

清的空氣裏，那迎聖母的列隊一點一點的輕幽下去，這情景，宛然是一個完整的舊時代降落到墳墓中去的悲涼的消逝。

接着是穿制服的官吏們，律司公會，學士團體，不計其數的教堂的執事，便都提着鏤花鍍金的燈籠。這幻像消滅了後，薔薇和金雀花片踏成了微塵，這時候，街上除了這些殘英發出令人不悅的氣味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迎聖母的列隊歸去的時候，在那都市的古舊之區的那種迂曲的狹路上，有時候突然走過。那些白衣裳不過是顯出些虛無縹緲的白光而已，那批懺悔者是沿着那仄徑形成了一條紊亂的黑綫，許多小蠟炬是只把鬼火和緩慢的遊星光芒映照於那狹路兩旁的房屋上面，在那些十字架，香爐，華蓋等中間發出來的聲音，有一種受驚似的震悚，在那暗淡的光中，這些儀仗的執者是模糊莫辨的了。

此後便是那些無賴的男子調戲輕薄的少婦的時候了。教堂的橫頭，風琴在嗚嗚地響，人羣退回家去了。於是那姑娘們，頸上留着香吻的餘痕，口袋裏藏着情書，而離散了。

我會去光顧聖盎門畔，軍營對面，那些江湖流浪之徒的行帳。那些蠻子野漢，一定是在好笑這個愚蠢的大都市竟然樂於觀覽他們。我是只跟着人羣去的，他們行帳四周的郊野完全都哄動了，我是甚至於看見那帶着穿著號衣的奴僕而坐着無蓬的馬車來的模樣兒並非絕對傻瓜的人，也爲之害羞了。

這個可憐的巴黎，只要有了一點兒奇聞異事時，便全市哄動得了起來。這些江湖流浪之徒的情形是如此的。他們隨身攜帶洋鐵鍋鏊而隨地起灶煮食的。只從第一天，頑童們把他們看得羞紅了臉後，他們便懂得了如何對付文明都市的方法，而幹快把他們的爐灶移去了。他們知道了用一個奇異的萬生園的招

牌，便不惜做盡滑稽醜態以賣弄二個銅子。蓬帳的四周圍以柵欄，在其二個狹窄的入口處安頓了二個人，在那裏徵收那批要到狗窠裏去的仕女們的貢獻的銅子。在那場所裏是擁擠得需賴巡捕的照管纔好。有時候，富人們把小銀圓錯給與他們，他們不好意思當面哄笑出來，便忍不住回轉頭去而暗笑了。

## 吉布賽人

我能夠私心想見他們到夜裏觀衆散盡了時，他們便在那裏計數進款了。何等可笑呀！他們是曾在農民的攔阻和鄉團的防禦之間而經行法國的。得達巴黎時，他們還心怕被捕入獄呢。然而現在，在樂於他們的襤褸的形容之前的一切醉生夢死的仕女中，唯有他們獨醒。他們，從一個一個的市鎮放逐過來的人們呀！我能够想見他們，穿着破爛的衣衫，筆立在堡壘高頭，而在放聲大笑這昏聩的巴黎哩。

柵欄圍着七八個篷帳，做成了一條街道的模樣。篷帳的後面，筋肉凸起的強壯的小馬在嚼食燒焦的草塊。低矮的車輪隱現在篷布的條間。

着大黃花的布幃子，還有一人是穿一件短衣，那一定本來是一件燕尾服而把下半截撕去了的。有幾個人卻穿着女人的圍裙。他們都在他們的細長油膩的鬚髯中間破顏微笑。他們的幸得的戴在頭上的東西，似乎是舊氈帽頂，他們那本來帽邊撕去了而做成無邊的小帽了。

女人們也都生得高大而強壯。筋弛皮皺的老婦，半遮半裸着乾癟的身體，蓬亂着頭髮，那容貌是可怕得很，好像地獄之火燒劫過的巫婆。少婦中間，有幾個在那襤褸的裝束之上，生着古銅色的皮膚，大大的溫柔的黑眼睛，非常美麗。她們還做出一種風騷的體態，把頭髮分成大大的兩股辮子，而做成兩個耳朵後面的盤髻，用紅綳帶來隱約束縛住了。穿着彩色的圍裙，肩頭披着常條披肩，緊貼得好像肩章似的，頭上的裝飾呢，兜過前額繫上了一條領帶，那模樣兒大有瀟灑於流氓中的蠻夷的女皇的情調。

着大黃花的布幃子，還有一人是穿一件短衣，那一定本來是一件燕尾服而把下半截撕去了的。有幾個人卻穿着女人的圍裙。他們都在他們的細長油膩的鬍鬚中間破顏微笑。他們的幸得的戴在頭上的東西，似乎是舊氈帽頂，他們那本來帽邊撕去了而做成無邊的小帽了。

女人們也都生得高大而強壯。筋弛皮皺的老婦，半遮半裸着乾癟的身體，蓬亂着頭髮，那容貌是可怕得很，好像地獄之火燒劫過的巫婆。少婦中間，有幾個在那襤褸的裝束之上，生着古銅色的皮膚，大大的溫柔的黑眼睛，非常美麗。她們還做出一種風騷的體態，把頭髮分成大大的兩股辮子，而做成兩個耳朵後面的盤髻，用紅綳帶來隱約束縛住了。穿着彩色的圍裙，肩頭披着常條披肩，緊貼得好像肩章似的，頭上的裝飾呢，兜過前額繫上了一條領帶，那模樣兒大有瀟灑於流氓中的蠻夷的女皇的情調。

孩子們呢——個個都是生龍活跳的呀！我看見有一個穿一件大人的短袖襯衫，垂到他的脚跟，手裏是捉着一隻美麗的藍色的硬甲蟲。還看見一個很幼小的孩子，至多不過二歲罷了，在四邊的參觀的姑娘們的嘩笑聲中，赤身裸體的亂跑，完全赤條條的一絲也不掛的。他的身上骯髒得很，那個親愛的小傢伙，那麼的嬌嫩活潑，可令人誤認他爲意大利弗羅倫斯地方的古銅貨，一幀文藝復興時代的可愛的小雕像呢。

在那喧鬧的好奇的觀衆之前，他們卻完全毫無所感的。男子和婦人都眠在篷帳裏面。有一個婦人抱着一個黃色的嬰兒在那裏哺乳，在那一隻像使用得變做棕色了的葫蘆瓢似的裸出的污黑的乳房邊頭，那小傢伙的模樣兒一看上去好像像是銅製的。還有些婦人是蹲踞在那裏，癡癡地呆望着那批在燦爛東西的奇怪的巴黎人。我曾經向其中一個女人問她心裏以爲我們如何，她卻只是微笑而不

答。

有一個二十來歲的秀麗的姑娘在閒遊者的人叢中跑來跑去，引誘那穿戴得衣冠楚楚的小姐太太們去算命。我看見她替人算命是這樣的。她拉了一個少婦的手，親熱地握在她自己的手裏，一直等到那少婦的終於任她握在那裏，於是她便給她知道須放一點錢在那手裏，一個當十銅圓是不夠的，她至少要二個當十銅圓，她甚至於還索價五法朗哩。幾秒鐘的吹噓，說過了終身，孩子們，以及許多交運發福的話後，她便拿起那二個當十銅圓來，在少婦的帽子邊上劃十字，然後一聲亞門，那兩個當十銅圓便看見其他溜進了她的袋裏，是一隻非常大的袋，其中有一亮一閃的銀子咧。

她當然也出賣一種靈符的。她用牙齒來撕咬了一角淡紅色的絨布，那模樣兒好像乾橘皮似的，她便把來繫在那請她算命者的手帕角上，然後她又耍她再

哀而傷心了，我便想跑到那臨行的車中去，同那些高大的，美麗的，生着使我害怕的黑眼睛的姑娘，一塊兒同去，一直的遠去，直到天涯地角，永遠流浪着去咧。

哀而傷心了，我便想跑到那臨行的車中去，同那些高大的，美麗的，生着使我害怕的黑眼睛的姑娘，一塊兒同去，一直的遠去，直到天涯地角，永遠流浪着去咧。

## 浴場

那些溽暑蒸人的晚上，當我經過那橋頭的時候，萊茵河便親切地在喚我。澄清浩蕩的流水依依不捨地滯留在碼頭中間。水聲有些像綢裙的纏繞聲。這是一位溫存的情人，教人不禁要縱身向牠投下去呢。

那些浴場的主人翁，愁苦地守過了五月的綿綿不絕的苦雨，現在在這炎熱的六月的赤日之下，生意興隆而汗流夾背了。河水終於溫暖了。沐浴者從早晨六點鐘起便擁擠了。那浴衣是一逕沒有乾燥的時候的，直到天黑之後，人纔散盡。

我記得我第一次到一個浴場裏去，到一個大木管裏，那中間，那些沐浴者

一刻不停地顛倒起落，真像一個沸水罐裏的雜屑那麼活動似的。

那時，我是剛從一個小村莊裏出來，本來是在一條小河裏絕對自由地弄潮慣的，到此置身於這個水槽裏，但見水色墨黑，我是害怕了。

將近晚上六點鐘的時候，人便擁擠得入浴時不得不當心坐着別人的背上或撞着別人的肚子了。水面上起了泡沫，那些雪白的人體也毫不介意，這時際，衣衫都掛在一間；只有黑黝黝的一點亮光照射進去的天花板下的繩子上。

那譁鬧的聲音是真響得可怕的。常常是有人突然跳下水去，水花四濺起來而發出似遠方放砲的轟聲。有些喜歡弄玩意兒的人還用手拍擊河面，模倣水磨車的響聲，還有些人朝天的翻身下水，發出那水聲響到無可再響，把滿場的水花濺得一榻糊塗。然而這些事情比較那種歡呼怪叫的聲音來，還是算不得什麼。

丈多長的一節車廂裏面僅只七八個乘客，這種舒服真令我疑心這次旅行太不像中國人的旅行了。

津浦車是黎明時候到徐州的，時間很早，所以其間縱使經過一些盤詰的事情，坐到隴海車上去的時候，太陽還剛在地平線上打呵欠。初秋的清晨，夜來又下過一場大雨，清新的朝氣振刷起我這倦於行旅者的精神。半年來上海的生活，可以說沒有見過一天早晨的太陽，忽然看見長江北岸這樣的朝景，立刻感到旅行之於人生算是一件必要的修養，不論是身心那一方面都一樣。同時，五年前讀的田園畫家米勒傳又忽然兜上我的心頭，使我想起來勒來的是米勒的畫，說到米勒的畫，對於這徐州車站附近的朝景，我想也無須乎徒費筆墨了。

一晚沒有吃東西，吸受着沁心的晨風才感到肚中的飢餓。車中有賣朝餐的，是八角錢一份不中不西的食品，不管味覺之如何，但求充飢之功效，將就

牠，你可以把那河水靜靜地抱在你的懷裏。你便感覺着那流水在你的身體上急撫下去，從你的頭頸後面直流到你的腳跟。

旭日初昇，把那點綴天花板的衣裳上面照射着縷縷的紅光。不過與河水長此熱烈地親吻下去，便要令人皮膚上起寒慄了，這時際，最好是披了一襲輕袍而沿着那些遊廊散步一下子。好像在雅典似的，鞋襪也不穿，領帶也不戴，只披一件輕衫。長腳袴，背心，燕尾服，靴帽，一律都拋棄了。你可以在這件麻紗的輕衫裏享受你的裸體的舒暢。這樣你便彷彿是置身在永恆濃碧的愛琴海邊，欣賞着希臘的春曉了。

但你必須在那批沐浴的羣衆未來之前，趕快跑掉的。他們來時，他們的腳底下便把那街頭的暑氣也一同帶來了。那河水是愈早愈貞潔的，遲晚了時，便是一個失身於人的半老徐娘，給衆人擁抱得完全毀傷，完全溫熱了。

多麼可駭呵！姑娘們經過那碼頭都要趕快的急行。即使一個古物陳列館，什麼聰明的藝術家所作的諷刺畫，也決不能畫出這種可憐可笑的神情於萬一呢。

一個現代人，一個巴黎人，要把自己的身體袒裸出來，卻是一件難事。謹慎的人是決不到冷水浴場來的。有一天，人家指給我一個政界的重要人在那裏，尖聳的肩架，扁平的肚子，他那模樣兒真教可憐，後來我每次在新聞紙上看到他的字的時候，我還總是不禁要笑起來呢。

胖的，瘦的，長子，矮子，各式人物都有，有些人好像魚腹中剖出來的氣泡似的浮在水面上，有些人沉到水底去，那樣子好像一條條麥精糖似的銷溶下去。皮肉是鬆軟的，骨頭是凸出的，頭顱呢，不是縮進在肩窩裏便是像剝去了羽毛的鳥頭似的簇在頭頸上，手臂長得像獸腳，腿是高蹠得像絞紮的鴨腳。有

些是大屁股，有些是大肚子，還有些是二者都不大。這是一種古怪而悲慘的陳列，可憐的是那種歡呼怪叫的聲浪還要教人覺得想舉目一覽他們呢。

這一切中的最壞的現象，便是那些可悲的人體卻還保持着他們存放在衣裳室裏的黑外套和錢袋的自鳴得意的神氣。有些人是帶着富而驕的寓主人的態度而聚集於他們的衣裳角頭在穿戴起來。有些人是帶着百貨店裏頭腦兒儼然在許多小夥計中間走過的那種倨傲的神情，而放肆的赤身裸體在散步。最年輕者的神氣好像是他們彷彿自以為穿着短外套在小劇場的後台，最年老者是忘記他們已經離開了他們的居處，忘記他們不是在那美貌的B公爵夫人的公館裏的火爐邊了。

在一整個洗冷水浴的時季中間，在王橋浴場裏，我得見了一個大胖子，身體圓得像一隻大木桶，紅得又像一只熟蕃茄，腔調裝得又如奧西比亞特（Albi

Pericles是紀元前四五零迄四零四年時人，是雅典的一個政治家，也曾做過軍事首領。——譯者註）。他的衣裳的褶痕是在一幅達威(Davinci)是一七四八迄一八二五年時的一位法國大畫家——譯者註）的畫前學習得來的，他是古希臘市場上的人，吸烟也用一種古人的姿態的。當他光臨到賽茵河裏去時，真似烈恩特(Leander)夜渡歇里斯波河(Heliospont)去幽會綺洛道姑(Hero)了。(古希臘Sestos地方有一個信奉愛神Aphrodite的道姑名綺洛，烈恩特常夜渡歇里斯波河去與她幽會，後來他溺死於河中，她也便投海以殉情——見希臘野史。譯者註)那可憐的傢伙呀。我現在還仍舊記得他的矮短的軀幹，四旁的水都呈出紫色的污點呢。唉，人類的可怕的醜態呵！

言猶未盡，我還要於此一述我的小河。我們連得襯袴也不穿一條。穿牠幹嗎呢？那漁鷹和鵲鴿們是不會羞惱而臉紅的呀。我們選擇那有趣的深淵，那些

照南方人的叫法是迷津的深淵。

從一塊一塊的石頭上跳過去，你可過河而不浸濕脚的，然而那些深淵卻有一種悲劇的性質的。每年總要犧牲二三個孩子在那中間。牠們有許多非常可怕的野史，還有許多寫滿嚇人的話的木板釘掛在那裏，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是不大怕的。我們常常是把那些嚇人的木板當做鵲的而拿石子來打牠們，多次的打擊便打得只剩一點兒木片還掛在一隻釘上，在風中忽前忽後的搖曳無定了。

晚上的水是火熱的。烈日把那些深淵裏水熱得甚至於如此程度，非到黎明時候是決不涼冷的。我們常常是要赤身裸體的在那裏閒玩好幾個鐘頭，比武角力，向那木板擲石子，爛泥裏捉青蛙。夜色沉沉時，便有一種長吁聲，一種寧神安心的長吁聲，經過那林樹梢頭。那便是一個玩耍不完的洗浴會開着的時候了。當我們玩得疲乏了時，我們便都躺在河邊的水中，那水淺的場所，而把頭

枕在草地上面。那時際，那學校裏的副教員們是在受嚴責了，我們的課業習作是在我們初吸的烟管的烟中飄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在那裏學會了浮水的美好古雅的河呵，小白黑們在其中煎熬着的不冷不熱的水呵，我現有仍舊還當你是我的幼時的情人似的愛你呢。曾經有一天晚上，你把我们的一個同伴葬送於我們平時所笑的那些深淵裏，這也許便是你的綠袍上的血漬所致吧，使得我渴念你的鄰鄰的微波的時候，便覺得心裏起一種震悚呢。

你的天真爛漫的兒語中間卻有哽咽之音呢。



# 旅汴日記

葉鼎洛

## 旅 途

「從那兒來？」查票的問。

「從上海來。」我回答。

「上海來？——要搜！」

「要搜？！聽便罷！」

作如此問答的時候，我已經從津浦車上下來，提着隻小皮箱站在徐州車站

的天橋腳下了。「從上海來的，要搜！」這裏面真不知道藏有一種什麼因果，除掉當時與此對壘的腦筋簡單的軍閥們，讀書明理的我們是一時想不出那道理來的！幸喜我的行李裏面從來不至於夾帶那宣傳物品和炸彈，鴉片等違禁東西，所以不禁扳上惱怒的面孔，却又擋不住他們那種無理的強暴，正打算放下手提箱來的時候，不料那穿青制服的笨蟲，終因為怕累贅，不搜也放我過去了。於是我重新提起手提箱，跨到月台的彼岸，走上那早已停在那裏的隴海車。

這次旅行，身邊還有幾個餘錢，所以在無錫上滬寧車的時候，買了兩聽紙烟，付了十元錢的行李運費以後，特地去打二等聯票，不意一位禿頭的廣東老頭兒，費了廿分鐘的時間也沒有找到二等聯票的價目單，所以結果還是買了三等聯票。既然是聯票，已經坐了滬寧車的三等，現在走上去的隴海車不消說也是三等無疑了。可是最僥倖的是這隴海車裏面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清閑，兩

丈多長的一節車廂裏面僅只七八個乘客，這種舒服真令我疑心這次旅行太不像中國人的旅行了。

津浦車是黎明時候到徐州的，時間很早，所以其間縱使經過一些盤詰的事情，坐到隴海車上去的時候，太陽還剛在地平線上打呵欠。初秋的清晨，夜來又下過一場大雨，清新的朝氣振刷起我這倦於行旅者的精神。半年來上海的生活，可以說沒有見過一天早晨的太陽，忽然看見長江北岸這樣的朝景，立刻感到旅行之於人生算是一件必要的修養，不論是身心那一方面都一樣。同時，五年前讀的田園畫家米勒傳又忽然兜上我的心頭，使我想起米勒來的是米勒的畫，說到米勒的畫，對於這徐州車站附近的朝景，我想也無須乎徒費筆墨了。

一晚沒有吃東西，吸受着沁心的晨風才感到肚中的飢餓。車中有賣朝餐的，是八角錢一份不中不西的食品，不管味覺之如何，但求充飢之功效，將就

吃着時，火車在長鳴之後已作弛緩的駛動。這時候，剛才看見的朝景已成過去的回忆，目前徐州車站又現出另外一副面目來。

枉自以爲是四海爲家的人，徐州車站其實却是第一次見面。不知道什麼道理，以前總以爲徐州是荒涼極目的地方，所以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大的火車站，看見那廣闊的月台，高長的天橋以及衆多的鐵軌。真是意外的滿意。然而却有成羣結隊呼號奔走而來的男女乞丐們，這滿意便又變成了驚奇，從小聽長輩們說，徐州這一帶的人，少壯的都在外面當兵，剩下的老幼婦女便在本地方乞丐，或者流竄到外方去做「逃荒的」，這撒謊似的話語現在算是證明了。爲甚麼會這樣的呢？這是非研究歷史地理不能知道的問題。在這些老幼婦女的呼號聲中，我只好扔出幾個銅板去做個淺薄的人道主義者，可是我真不願意世間有「人道主義」這種名稱，把一部分的人類弄到這步田地，然後又鬧出什麼「人道

主義「來，這是一種什麼「慈悲」啊！

## 中原之野

火車別了徐州，以每小時約駛十五英里的速率向開封駛去，有一片急於想和「東京」面觀的心情，當然不能不因此遲緩而發恨，然而想在一路上賞玩中原的秋色，這樣徐徐駛去原也頗有可取之處，於是 by 着急而變成歡喜，同時却又想起六年前乘過的駛得比這更慢的粵漢車來。

歷來讀過古人的詩文，總好像這一帶地方是很有些山脈似的，不意從早晨和徐州附近的九里山一別之後，縱使那火車隨着我的希望心不住地往前走，却似乎越走便越沒有山頭的樣子了。展開鐵路兩邊的是茫茫的大地，大地上鋪着使大地更顯得茫茫然的黃沙。麥是已經割去了，高糧尚未長成，棉花，黃豆

等植物也不見得旺盛，白楊樹是不大知道口渴的東西，所以綠色的葉子也總有些乾渴的意味，這情景，或者便是中原大陸的「偉大」。

很有幾條窪下去的溝道，大約是被夏天的驟雨沖出來的，這上面也常常架一二座獨木橋，可是橋底下却是沒有一滴水，所以很有些野馬在那裏面打滾，而推獨輪小車的鄉人們，便索性把這乾枯的水當作平坦的大道，有時候這大路忽然凸起來，便已經成了一個沙丘，於是連道路和田畝的界限也分不出來。江南地方，大半都是道路高於田畝，而田畝中又常有積水，北方却是道路和田畝平為一片，這也是南方和北方的一個大區別。

大約相距十里或八里，便可以看見一熱鬧的市廛，說他是熱鬧，決不是一「車水馬龍」的地方，不過是幾十家泥牆茅屋攢聚在黃赤的沙泥底下，加上成羣的小脚婦人，抱着拖鼻涕的孩子，用一副原始的表情愕然眺望我們那火車駛過

去的情景罷了。

古來經過多少次「逐鹿」之事的中原，最中心的地方我想總應該是現在隴海線那一帶。好幾次到北方來，都是走的海道，這次坐在隴海車中一路望去，才算看見「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中原氣概。原來光是躲在江南一角的租界上，喊着什麼「中國民族，中國文化，中國社會，中國革命」那口頭語而似乎是領導者的人，既然決不是外國人，但也沒有做中國人的資格的！想到這一點，我便不以離了文化中心（？）之處到偏僻的內地來爲失策了。

## 久別重逢的學校生活

看見那個毫無一點活氣的學校的大門，便像監獄的鐵門，墳墓的洞穴一般。不得已，抱着片羞慚的心情，到號房裏去報到。出來接待我的是個肥胖到連自己的脚尖也看不見的庶務長（現在他大約挺起了大肚子在打鼾了！）先讓我在接待室裏吃了兩個饅頭和一碗帶有不少沙屑的雞蛋湯，再去看那早已給我預備了的宿舍。

轉過一個塗滿藍色的插屏，只見是個小小的院子。一片寸草不生的磚地，中間立着兩株發育不良的楊樹。右邊是一列綠油的柱子，不消說就是宿舍外面的迴廊。

庶務長用呼氣似的聲音，喝叫一個笨到不堪的勤務搬運我的行李。我跟着行李走進指定給我的房間，一路下對於中原大陸的好感便完全消失了。

說牠是宿舍，只好說牠是土地菩薩的宿舍罷！縱橫不到八尺，四面是糊着破紙的泥牆，頭上用蘆蓆代替了天花板，

雖有地板，却遠不及泥地可以自由端平，惟一的方正的牕洞勉強放進灰黃的天光，一個沾着漿糊紙屑的書架子，一張什麼衙門裏作辦公之用的大長桌子，一張歪斜的椅子，一個去了底下半截的痰盂，更有一具給我睡覺的木架——稱之爲木架，原是既不是床也不是坑的一具不知道應該叫做什麼的東西，上面攤着一張蘆蓆。擦了洋火細細地照看一下的時候，只見餓扁了肚皮臭蟲正在朽爛的縫隙中跳動。庶務長是已經盡了他那招待的責任了。勤務便把一根其粗如指的麻繩綁在牆上給我掛面布，又用楊樹枝編起來的掃帚畫十字一般地掃起

地來。我對於他們這種殷勤的招待已經感到十分的不安，所以晚上只得把被褥拖到那長桌子上去睡覺，一盞幽冥燈般的電燈懸掛在枕頭旁邊，聽到久已沒有聽到的鐘聲，我只覺得到了流落他鄉的地步。

## 初次觀面的開封城市

承校長先生的情，叫我休息三天再上課。然而當我開始來認真休息的時候，天却霏霏地下起秋雨來了。不管天下雨，一個人出了校門，叫洋車把我拉到最熱鬧的地方去。

洋車一傾一側地慢慢地走起來了，在油布蓬的掩蔽之中伸長了頸子朝外面望，上面是灰色的濃雲，下面是如漿的泥粥，旁邊兩列破敗的平房，大門上俱塗着藍色，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只覺得一片蕭條。

「這些大門，爲什麼都塗上了藍色？」我納悶了半天問車夫。

「這是老馮在這裏，叫這樣辦的。」車夫說，底下兩條腿發出擦苦擦苦在爛

泥裏抽進抽出的聲音。

是老馮幹的事，這藍色，自然是從「青天白日」裏面化出來的意思了。腦筋之簡單一至於此，然而却又有簡單的民衆服從他，不消說是他手裏有兵罷了。假使我有了兵，就想叫大家全和我一樣到爛泥裏來兜圈子，豈不也是一件政績嗎？

忽然到了熱鬧的地方，許多藍色的大門面排列在兩旁，許多腦筋簡單的人在喧嚷着了，然而熱鬧不到幾步，又忽然蕭條起來，於是再也沒有熱鬧的地方了。

「先生到那裏去啊！」車夫說。

「最熱鬧的地方。」

「不走過了嗎？」

「那不熱鬧，還有熱鬧的地方嗎？」

「那可沒有了，先生！」

「那末再把我拉回去算了罷！」

洋車仍舊在爛泥裏一傾一側地滾着走，這其間也經過了官廳，經過了戲園，經過了公園，然而半點沒有像個省城的地方，我對於開封大失所望，昔日之東京，只好去看看宋孟元志的東京夢華錄了。

## 飯館

幾天以後，留着兩撇小鬍子的黎錦明君從北京回來，叉着兩條長腿，來邀我去吃飯。開封沒有較好的街道，最講究的大街上也只是厚厚的泥沙。鞋底上沾着這沙泥，走進也是有沙泥的飯館裏去，在也是糊着破紙的房間裏坐下，喝起帶有鹼性而下腹如鉛的開封的井水來。

於是那也是笨到不堪的伙計用不中聽的調子吆喝了半天，讓我們點了開封的菜。雖不是吃慣館子的人，可是東洋各處的菜也都吃過了，日本的不算，北京的鹹而清，廣東的淡而腥，江浙的甜而膩，川楚的肥而濃，正好比各處民情風俗之不同一樣，菜也各有獨特的滋味，那怕很久沒有吃到，只要閉着眼睛一

想，那滋味就湧到舌尖上來了。這是說別處的菜。開封的菜，却是像木屑湯滑過酒醉了的喉嚨一般，吃的時候雖然也像菜，吃了之後却總想不起是什麼滋味。吃到菜，也就想到開封的人，除掉少數知識階級，是一城毫無精采的人物，過着一無所知的日子，做人做到開封人，也總算是太太平平的不平了。

## 霞君日記

柳無忌

九月十三日 我騰在雲霧中像個神仙，呀，他們下界的凡民太可憐了。忙忙碌碌，你們爲的是什麼？金錢掙來了，供你的情人浪用；一旦錢已用完，情人的兩雙迷人漆睛，却也捨你遠去了。昔日的擁抱接吻，而今又安在？失去的快樂，不是比未曾享有過時還更傷心嗎？上帝，慈悲些吧，降下些安息給那些青年們吧，不要使他們盲目的忙碌着，反去找到了悲痛之泉源。今天我碰到一個學生樣的青年，談得不久他就同我很熟識了。他對我講，他們來校中讀書原是想加資格，以便將來在社會上謀個好的地位，多些金錢，可弄女子到手。我聽

了很生氣，這樣的答他：「留心呀，不要爲女子所弄！」他似乎不大懂得我的話，慢慢的走開了。我愈想愈可憐，我已覺得他是此中不幸的一個，他生命的危機已在我眼前展開，又一想，我何必爲他空抱憂慮呢！

九月十四日 今天我又同阮君到希臘人的館子內去，他看見我們來了。很殷勤的招待。我們食了些Hot Dog，牛乳之類，匆匆就走了。這館子內的主顧倒有些風味，已是第三天了，還沒有碰到一個女人；頂多的是那神聖的勞工了，衣服穿得很粗敝，舉止却出落得大方，不拘小節似的。這點最使我安慰，麵包細細的嚼，湯一匙一匙的嘗，一些也沒有拘束。

九月十五日 莎士比亞的這句話常在我耳邊回響着：薄倖，你的名字是女子。不時在路上碰到些年輕女郎，一陣陣高底皮鞋的聲音，撲面的粉香，從你背後送來，你不看就知道是什麼人了；倘使你再留心看一看，輕飄的外衣祇遮到

膝蓋，絲襪內肌肉畢露。這些都不是薄倖易變的象徵嗎？飯後我同阮在房內來去躑躅，在地氈上印了不知多少的足跡，也並無結果。息了燈大家上牀睡覺。

九月十六日 再不許我慢慢的紳士式的踱方步了，此後惟有像怒馬脫了韁繩，沒命的向前亂跑。今天正優遊自得的一個人在街上欣賞風景，一面腦中在胡亂雜想着，忽然耳後急急的皮鞋聲，一位老太太手裏提了皮夾，追出了我，一直走到遠遠的望都望不見。大約外國人惜陰如惜金，這一刻也不肯輕易放鬆。唉，你們忙碌着過了一生，爲的是什麼？死後還不是一樣的與泥土同腐，祇剩墳前幾棵的蕭蕭白楊嗎？人生，死，我又要亂想了。沒有什麼結果，總是一樣的悲觀。

今天碰到了余君，他正從學校的宿舍內走出來。他告訴我，校中的女生真多。唉，女子，這于我又有什麼？

九月十七日 無聊，無聊，學校還不開學，整天的穿衣吃飯，脫衣睡覺，一切過得又無味，又麻煩。希臘人的館子內有二個侍者，一時也分不清楚。今天晚上正在切火腿片時，外面開門進來了其中的一個，衣服整齊，呢帽一頂，鬚鬚幾根，活像個道學先生。後來纔知道，他原是這店的主人，同時又親當侍者。還來後，心灰意亂，阮今晚更不高興，一到寓舍就睡了大吉。我獨對孤燈坐着，隨手抽出一本英詩選亂翻，愈讀愈覺糊塗，讀些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正想把書拋去了做好夢去吧，忽然目光轉到了一首詩上，看了愛不釋手，一口氣讀了十來遍，神志也清楚了，精神也奮興了，提出筆來就把牠翻成中文。現在抄末一段于下；上面是詩人講的：你在任何處也找不到有貞淑美麗的女子。

告我吧倘有彼女，

我樂遠道去進禮；

但不必，我不願去，

即在鄰戶能晤遇。

見了面她會獻媚你，

許有一刻的寫信時，

可是她，

心易變，

我去前，偷漢將三二。

明月照在窗上，又團圓又清明，呀，嫦娥，你悔不悔偷了靈藥，闖入這冷寂的深宮裏？

九月十八日 上帝呀，這女郎是你造來誘人入罪，還是維納司已降在人間？一會兒我變呆了，糊塗了，像癡人在夢想。真的，這是在夢中呢，還是我親自看見的，是的，今天我親自看見了她：婷婷的她，這那能是夢？不是明明的我今天獨自遠遠的散步着，明明的陽光和暖的射在我臉上，我走到了湖濱草地旁，看見她和幾個女伴坐在石凳上嗎？我因為天氣晴好，想借散步消去些憂悶，那知現在反弄得坐立不安呀！

九月二十日 昨天日記都忘記，心中依舊蹣跚得如走馬燈。唉，怎能忘得了河濱的仙女？不自主的昨午又到那處樂園去，但是仙女不在了，我在那裏足足的徘徊了三四小時，她還不來。草還是一樣的碧綠，水波仍然清澈如鏡，自然把我抱在慈愛的懷抱裏，可是相形之下我更加失望。這樣清麗的景物，是屬於誰的呢，倘沒有美人點綴其中？可憐呀，這幅殘缺的圖畫，不，也有幾個青年

的女郎走過，她們也曾坐在那塊的石上；可是這更增加了我的煩恨，那種輕蕩的態度呀，簡直是妖冶。我時時要想到我歡喜的比喻，那些是桃李，但是她呢，我如何能比她，是蘭花嗎，是菊花嗎？是的，她有蘭菊那樣的幽靜孤傲，可不又像暗香疏影的梅花呢？

近來思念亂雜無章，方想把昨天的事追記完，不料寫了一大堆，愈寫又愈野了，筆不由己的字句像在胸中湧出。但是，這點我覺得安慰，我現在神志已漸清楚，心潮已漸平穩；雖則她，她的豔影還翱翔在我腦中，不，在我眼中，我一閉了眼就看見她。

昨天的事，後來是這樣，到夜色已將昏黃的時候，樹上的鳥奏着歸家的歌曲，墜下的陽光線，像黃金般照在水面上，遠處的樹林已模糊難辨認，這些都催我快還寓舍去。我一步一步像拖着的回到室中，失望極了，無精打彩的向牀

上睡倒，一覺直到天明。夢中是什麼景況，記不清楚了。今天早上阮告訴我，他昨晚臨睡時窗子都沒開，怕我沒有蓋被着了涼。他又講，他看我熟睡好像大醉了一般，他疑心我避他偷飲了皮羅（啤酒）。真的，我是醉了，但不是酒醉。我瞞着不把緣故告他，怕他見笑；但這幾天我失魂落魄，換了常態，也許他有些覺得嗎？

今天沒有什麼可記，有一件小事。在菜館內有一個穿得衣衫襤褸的小孩子對我們望着，很注目的時時偷看着。唉，我知道的，我不與你們同種，我來自異國。我們國內的人民呢？却同你們一樣，一樣的受着你們本國的資本家的剝削侵略。

九月二十一日 再有二天就要開始上課了，此後爲功課迫忙，心中一定能安穩一點，腦中不許再有那胡思亂想了。這念頭我今天不知感到了幾次，我希望

着，我爲自己祝禱着。自從前日失望後，今昨兩天都沒有到河濱散步去，我也不想再去了。這真是夢，一個日夜不停的做着夢；呀，那是好夢呢還是惡夢？我希望此後能常常醒着，不再沈入那昏迷的夢境中。

九月廿四日 今天仍去上課，明天是禮拜六，又得空閑了。

寫了不少信，我鄭重的對朋友說，處在這羣紅娥綠黛中，她們的自由把我束縛住了。

晚上下雨，浙瀝的雨聲淒慘得很。一聲聲，一點點，我念了幾首詩辭，倍覺傷神了。秋雨本很悲涼動人，更況身在異域，遠離家鄉。這音好像有人在暗泣呀……我不忍寫了。功課忙碌，日記也不能日日記了。

九月廿七日 唉，我不能再忍住了，我的情緒像潮水般洶湧着，在我胸中無端的又攪起了波浪，我如何能不把那些發洩出呢？我唯有在紙上寫出一點，些

微的一點，也就可慰我于萬一了；免得那些思潮在這狹擠的胸中澎湃着，以致于澎漲到破裂爆發，我決定把今天的思念記下了，可是，我方把筆執在手中，紙鋪在桌上，我的手已經不自然的在顫動，字一個一個的像跳舞樣落在紙上。

可愛又可怕的幻夢呀，你爲什麼把我從安靜的的泉源內，誘入了燒沸的，心血像水泡上沖的釜鍋中？你把我幾日來亨有的清福又奪去了，你棄我在狂風暴雨的海洋上，像帆破舵折的不能自主的小艇，搖擺在怒浪的洶湧中。洶湧，唉，祇要有一點熱情的人，見了她如何能不……

九月廿八日 人生最不幸的事，是理智被情感遮住了；不，神聖的神聖的熱情，你是生命的泉源，唯一的美德，我要歌咏你，讚美你。聰明的人們，你們不要躲在門角裏暗笑，看，你們的熱血已冰凍住了，化石的身體，披上了智慧的假袍，又有什麼用呢？我惟有可憐，可憐你們。……

下課了，在教室內一團嘈雜的聲浪中，我目送她輕輕的起立，徐徐的整理衣服，飄飄的步出室外。

于是我的胸中又鼓起了怒潮，像在清寂的黃昏時，在一彎明月輕吻的沙灘上，忽然的來了奔騰的潮水，前後相繼着觸在凸兀的磯石上，激成無數磨細的浪沫，如迷霧樣臃住了淡和的月光。我的神志起復不定，在登落機山時我落了我的魂，在渡密失雪畢河時失了我的魄；可憐的不能自主的軀體呀。你像憔悴的落葉緊吹在西風的中間，你是否將被送入幸福的月宮裏，還是長此將永永墮落在污垢泥潭內？

她就是十日前我在河濱看見的仙女。

今天沒有見到她，不見她似乎很惆悵，見了她又是十分的不安；人生真是無處不矛盾，人類的心理更是捉摸不定。然而明天，明天的早上？日神呀，我

下課了，在教室內一團嘈雜的聲浪中，我目送她輕輕的起立，徐徐的整理衣服，飄飄的步出室外。

于是我的胸中又鼓起了怒潮，像在清寂的黃昏時，在一彎明月輕吻的沙灘上，忽然的來了奔騰的潮水，前後相繼着觸在凸兀的磯石上，激成無數磨細的浪沫，如迷霧樣臃住了淡和的月光。我的神志起復不定，在登落機山時我落了我的魂，在渡密失雪畢河時失了我的魄；可憐的不能自主的軀體呀。你像憔悴的落葉緊吹在西風的中間，你是否將被送入幸福的月宮裏，還是長此將永永墮落在污垢泥潭內？

她就是十日前我在河濱看見的仙女。

今天沒有見到她，不見她似乎很惆悵，見了她又是十分的不安；人生真是無處不矛盾，人類的心理更是捉摸不定。然而明天，明天的早上？日神呀，我

早已聽到你的車輪聲響，你將如黑夜的魔鬼把我顛倒的醉漢趕走，在你的光耀裏我得重見上帝的無瑕的創造品。

九月廿九日 早上飄拂的西風送我到學校內，一路樹枝奏着音樂相伴，燦爛的陽光更增顯出自然的愛情。第一課完了，我急忙忙的挾了書本進入那個幸福的教室內。她早坐在前日的座位上，似在默想，又似在看書。她見我來了，將身稍側在一旁，讓我走過，微微的一笑，漆黑的眼睛像閃光在我身上掠過。我不敢遠視，低頭呆望在密層層的黑字的書上，密層層的黑字幻化成她的嬌影。

「梨莎」，但聽見「到」字的聲音在我旁邊清脆的發出，於是我知道了她的名字。

我又目送她出去，她襟旁插一朵鮮花，嫩淡的顏色要與她比豔；旋轉了，清綠色衣服，背影也不見了，剩下的祇有在眼中清印着衣角輕動時的和諧。

第四條 裁判員有權裁決規則上所未詳之問題。

第五條 職員之職權如下：

- 一、令比賽開始；
- 二、決定何時成爲死球；
- 三、決定球屬何隊；
- 四、決定球是否入籃；
- 五、判決違例及犯規；
- 六、處理罰則；
- 七、承認替補員之資格；
- 八、宣告比賽暫停；

(註) 用『雙裁判』制，其收效甚大。二人分工合作，各司場之一邊及一端，負責監視其半場內之比賽進行。擲中時用手指表明，宣示得分數目。

第六條 球員之犯奪權犯規或四次侵入犯規者，職員應令其退出比賽。

第七條 遇球員受傷或其他情由，職員可令比賽暫停；但應注意假裝之行爲。

比賽正在進行中，如球員有受傷者，職員應待比賽告一結束後，方可宣告暫停。

似乎太滑稽了。

近來同梨莎已漸漸熟識，遇時總招呼一二句，心中已平靜了不少，然而思潮很亂。見了她如何能不愛她？

十月五日 真的，見了她如何能不愛她？在上課的數分鐘，我們常是交談着，不論是講到荷馬及莎士比亞，拿破崙以至到張伯倫，她總是滔滔不絕的，沒有一些枯澀或拘束的樣子。這裏的學生沒有用，讀文學的沒有文學常識，做的文章既平平，文法的錯誤更時在課堂中提出。獨有她像一顆發奇光的慧星，獨自照耀在中天。她愛讀詩，她懂得欣賞詩的唯美，今天她笑着對我說，「我願意把跳舞的時間，省下了多背誦幾首詩。」然而她並不反對跳舞。她講，在美國金錢服裝外跳舞是女子的第三生命；她也愛跳舞能怡樂性情，不過牠不能像詩那樣的引起一種純美的興奮。

在她那身段和諧的美麗外，又加上了自然流露的風態，崇高有識的見解。

我想我們談講時頗能相得。

唉，她的一笑！

十月六日 今天余君跑來，似乎特地來與我爲難的，他講，美國人見了我們很客氣，殷勤的招呼，這不過是他們特有的「友誼性」；至於女子的一笑呢，那自然是「交際笑」而已。無心的余呀，你那裏知道這句話刺透了我的心，不，刺傷了我的心。我默然不響，向着窗外假裝遠望，遮掩了我的自紅變白的面頰；我心裏的喘跳呢，自然他不會知道。

「怎樣，你以爲不對嗎？」他追迫了問一句。

「你看，這個女子已經穿上了皮的外套了。」

我們大家向窗外望着。

「中國的衣服皮穿在裏邊，他們却把皮放在外面當裝飾品，這真是虛榮！」阮這一句把我們的談鋒引到別地方去：

「虛榮，女子總是虛榮的」。我莫明其妙的講出，十分不自然。

「那你以爲女子沒有一個可愛的了嗎？」阮對於我的「總」字似乎不贊成。

我又祇有默然。

十月七日 虛榮的女子呀，我太可憐你們了。這是課堂，這是你們想得些智識的地方，但是教師講得正高興時，你們不慌不忙的從衣袋內取出粉盒，慢慢的開蓋來，對着裏邊的盒子塗脂粉。我前數天見了一次，今天又見了一次。虛榮的女子呀，我可憐你們！這次我不用總字，因爲我知道有例外；我也希望女子的交際笑有例外。

今天晚上回來，當我們正慢慢躑躅着，在蔓草中見了一只小黑貓，跳躍着。

跟隨我走。到了寓舍的時候，把門關上了，我正無聊的在室內徘徊着，忽聽見在窗外草地中貓的無家可歸的尖利的叫聲，慢慢的變成哀訴的怨聲，像荊榛般刺入我的耳膜內。

「阮，你聽見嗎？」

阮不響，依舊坐在椅中冥想。過了一分鐘，十分鐘，一刻鐘，他忽然從椅中直的跳起來，瞪着兩目對我講：「後天，我離此還國！」

我像被霹靂打來了。

十月八日 蕭蕭的落葉滿地，樹枝似人枯瘦，冬天一跨已就到來了。

今日阮忙碌極了，收拾衣服，整理箱子，明晨一早就要走。蘊釀了好久的火山，昨晚竟至爆發出來。我無精打彩的亂想着，我祝福他平平安安的渡過太平洋，投到祖國慈善的懷抱去，我希望從他的來信中，得到家庭和愛的空氣。

「阮，真的走了嗎？」

「真的？二月後你可收到我在上海的信。」

他似很得意，似很驕傲，他竟能從遲疑不決中下了最大的決心。

我伴他到夜深一點多纔睡。他明晨六點半就要走，我希望那時我還睡着，我願起來時看見他的空牀。我怎能經過這最難過的送別，灰色而又易引起愁緒的別離？我如何能聽這斷腸的汽笛聲，而不想起也就是這種聲音，把我送到海濱，送過大洋，送出這可憎又還是可愛的故國？總之，我決定脫去了明晨伴他待車時焦煩難耐的一刻。

十月九日 阮去了，我還睡着。

醒時，我呆呆的望他牀上，枕頭，線毯，一切都依舊。

我想，車輪這時一定已在軋軋不停的轉着。

我預算他那一日可看見碧綠的太平洋。

我料得到他到上海時的情形。

我挾了書本向學校走，他不在旁邊。

十月十二日 我在暗笑余，我笑他的觀察不準確，女子的一笑豈真都是交際笑嗎，數日前因為阮的還國，我受了很大的激刺，連把與梨莎不時的談話也忘記了。這些回憶都很甜蜜，但是今天，今天我過的一頁生命史，是多麼值得寶藏着，細細的領味着！

難道她的笑他還是交際笑嗎？

晚上文學會聚餐，我到得遲了一點，祇見在休憩室內擠滿了女子，鶯鶯燕燕的聲音傳到室外。我走過了門口，正在遲疑不決的向裏邊望時；忽見一位女郎從座位上起立，像春風一般的吹我的面前，伸出了半露的玉臂，握手笑說

着：「一向好？霞君，請進來。」我恍恍惚惚的，跟了她進去，坐在她的旁邊；她就是梨莎。室內忽然無聲了，寂靜的空氣把我從幻夢中叫醒，祇聽見她起立說道：「這位是霞君，我們的新會員。」于是又繼續着一陣陣春天小鳥的噪鳴聲。我慢慢的抬頭向四週一看，室的週圍環繞着大大小小椅子，有一人坐的沙發，也有四五人緊擠在一個沙發上。室中很幽暗，祇有微淡的電燈光從紅紗罩中透出，照在各人的臉上，映出同一的笑容。二十多個人中祇有六七個男子，四散的坐着。旁邊的女子都爲金髮斜披，有穿端莊的玄色衣服，還有紅紅綠綠的；有幾人胸前掛下些裝飾品，也有插鮮花一朵的；有在胸頸間圍條黃綠色絲帶，也有袒露着潔白的胸前；輕飄的衣服遮到膝蓋，高高的鞋跟，各種顏色的絲襪中隱現出膚肉。在不同的服裝，形態，行動中，却同一的她們相互着談笑風生。週圍的空氣，和着粉香吹來的，是奢華極樂。

不一會慢慢的室中起了變動，各人整理了衣服，挨雜着走出門外，向餐室的一方面去。梨莎含笑的說道：「霞君，我們快走吧，不要遲了搶不到坐位挨餓。」她輕飄的先自立起；我們走不多時，已到餐室門口了。在正方形的牆上糊着很素淨的有花紋的紙，三排的長桌圍成一個工字形，椅子很整齊的排列着；潔白的檯布上滿放了銀亮的刀叉，細長的綠燭射出虎黃色的燭焰，現出一種熙融而又幽靜的空氣，含着虛渺與神祕的色采。

椅子上已滿坐了人，燭焰的神祕畢竟被驅走了，快樂的聲氣又佈滿全室。我坐在梨莎的旁邊，祇見白衣的少女，殷勤不絕的傳遞杯盤。我輕輕的對梨莎說道：「我想不到這是在禮拜堂內。」——我們今晚聚餐走過的幾間，都在教堂的底下一層。

她默笑着不應。忽然她突然的問道：「你什麼時候教我中國筷？」

「如何教法？」我自己不知在講什麼話。

她笑出聲來了，又似乎覺得不好意思，立刻遏止住。

「霞君，你在中國像這裏一樣的用刀叉吃嗎？」對面的一個同學叫過來。

「不，纔學會的。」

「沒有……」她笑的下面幾字沒有講清楚。一面她把緋紅的面頰藏在手帕內，似很後悔。「霞君，請恕我，今晚我們大家祇知道有歡笑。」

她好像朵含苞初放的薔薇花，天真瀟灑的，無憂無慮的，很活潑着遊戲在春風中。

在一陣的握手告別聲中，我踱進了寓舍內，燦爛的明月掛在當頭，初寒的冷意，襲醒了陶醉在室中和暖空氣的胸懷。不時有落葉吹來帽上，我輕輕的把牠拂到草內，葬入那一堆厚積的殘葉中。疏星環繞着月后，當作天上的路燈，

照我一步一步的還到舍間。

十月十三日 雖沒有天天寫，日記已記過一個月了。今日來把從頭到底的讀了一遍，覺得頗有興趣。那天記在湖濱遇到梨莎的一段不好像在寫神話嗎？真的，她不像是這社會上的女子；她的灑脫可愛，天真快樂可代表美國的少女，但她比她們多一個高偉的靈魂，卓越的學識。在她我找到了一個女子的贖救者，我是如何盲目呀，當我講女子都是薄倖，都是虛榮。可愛的女子呀，不，可愛的梨莎！

十月十四日 「霞君，前晚不過是說說笑笑吧了，不必介懷。」我碰到了梨莎她就對我這樣講。

「什麼？我都忘了。」

「那末，今天你可許我一個要求嗎？」

「倘使能夠，那有不願意。」我知道我沒有別的法子可答她。

「你先應允了？很好。」於是她就接着講：「我的弟弟在這裏小學校內念書，他們歡喜聽你講些中國的情形，隨便什麼都好。」

「教他們用中國箸也好嗎？」我笑着。

「你不是講已忘了前晚的話了嗎？……你什麼時候有空去？」

「但我講話太不成了。」我真的有些怕。

「你早已答應我了。又何必客氣？我介紹我的弟弟給你，他很活潑可愛，那些小孩都是天真自然得很，你見了他們一定歡喜，一定有話講。」

她見我還躊躇，又加了一句：「牠們十分歡迎你去。」

「什麼時候好呢？我都便當。」

「好極了，霞君。」她偷偷的望了我一眼，又默想一會。「下星期一下午二

「點半好嗎？那時我沒有課，可以伴你去。」

「那也很好。」

「一準。再會。」她挾了書本忽忽上課去了。我望她遠遠的走去，轉灣了，影子都不見了，呀，可愛的梨莎，我爲你心血第一次跳動。

十月十六日 「革命，革命，革了自己的命」；革命文學，不要把文學的命都革了。今天收到國內一堆雜誌，亂嚷着革命文學。

搖旗吶喊的人，你們可以休息些吧！現在機會雖好，你們的呼聲雖高，但不久將見你們從時光中淘汰去。文學是永久的，也是多方面的，你們何必硬要把文學分做革命不革命？文學好像是一棵豐滿的果樹，掛着許多甜的，苦的，酸的果實；有強烈的，溫柔的，清新的滋味，各人都可就着自己的個性，享受着各種的果實；又可把牠的核培植下來，用自己的心血栽種出新鮮的樹，結着

新鮮的果子。我們希望看見各種的林樹，在園中繁茂的開花結果着，花的顏色既不同，果的種類亦互異，這是多麼一個可愛的園地呀！盲目的人們呀，你們想把園內種成一種的果樹，你們也知將來要感到單調無聊嗎？然而不，我知道的，你們連那種果樹的樣子也沒有辨明過，也許你們也並沒有進過這園地，所以你們更不知愛惜牠。看，不見在土丘上立着一羣頑童嗎？他們在那邊亂嚷着，要種這種果樹呀，那種果樹呀！亂嚷！亂跳，然而他們究竟種了些果樹沒有？我們來殷勤墾種我自己心愛的果樹吧，我們不必跟那些頑童亂叫，更不必一味的盲從吧。

凡是美的健全的有永久性的都是文學，都值得我們欣賞與創作，文學那能以革命不革命分！

十月十七日 蕭瑟的白楊呀，你那種死灰色的顏色，多嗎悲慘呀？在你樹下

曾臥過多少陳死人，現在他們那裏去了？他們也許是清高的詩人，也許是可愛的美人，但是他們都要在你樹下腐毀消滅。他們的一生也許比我們都快樂，他們也許偷嘗過幸福的果汁，也許他們都受過自然慈愛的洗禮，可是他們的末日總要到來。白楊，白楊，蕭瑟的白楊，你教我悲觀，但你也教我努力。我聽說，詩人的靈魂是在天上的，那裏他們遨遊在樂園內，同日月互訴衷情；那裏他們聽見奇異的泉聲，樹神的耳語聲，那裏他們坐在如茵的草地上，遮蔽在清涼的樹蔭下；那裏他們狂飲着神酒，愛吻着嬌豔的仙女。天才的慈悲呀，是不是你的靈魂已在那邊，還是這祇是詩人的幻想？

梨莎呀，我要伴你在樂園內躑躅，你的衣服要把愛的光耀製成，我要採鮮花繞成你的冠冕，我要把樹的香膏爲你洗沐；我要叫春風爲你奏和諧的音曲：那時你美麗的靈魂立在我面前，手中捧着玲瓏的酒杯，高歌一曲，勸我痛飲。

但是我並不喝你杯中的酒，我要深深的醉在你的雙漆睛內，投入你的胸懷內，永久的投入你的胸懷內。

十月十八日 唉，昨日我寫日記時竟在做夢了。然而我決定愛梨莎，我不能不愛她；我要使她愛我，我也知道她愛我。

今天已是星期一了，下午我跑到學校去，梨莎已在教室中等我了。

「霞君」，她說着「我真快活，你今天如約到了。時候已不早，我們快向學校那裏走吧！」

今天她穿那身素綠色的外衣並戴一個蜜黃色的帽子，在我旁邊同平日一樣的飄灑的走着。地上的落葉在我們腳下瑟瑟的作聲。

「你看，多麼殘酷的冬天呀，我不歡喜這裏的氣候。」

「不見這枯瘦的樹枝上，獨獨的還有一片未黃的葉子在懸掛着嗎？」我發見

了這新奇的現象。

「然而又能多久呢？總不還是一樣的葬入泥潭內嗎？」她走得很慢的在默想着，沈吟着，「那裏青年變成灰色的慘白，枯鬼的瘦削，終於葬入了墳墓。」

我接着着：「那裏美麗不能守住閃爍的雙眸，明日匆匆過了，新愛已爲牠們的逝去而傷心。」

「你也讀這幾句詩嗎？我想太感傷一點了。冬天太易引起愁緒，明媚的春光始是愛人的日子。」

「也不見得吧，愛何必一定要自春日始？」我講時很自然，却不覺緋紅的玫瑰色點染了她的雙頰，醉在好玩人的西風中，

「前面的不就是那學校嗎？」我很歡喜我們的談話可中止了。

她的弟弟是個六七歲的小孩子，鮮紅的蘋果臉，活潑又天真，同她是一個

祇有一句無心的話使我受了難過：「你們現在的總統那一個？」小朋友，我恕你們，我惟有自己慚愧。我們中國有的是大元帥，總司令，新的舊的軍閥，然而我，那敢告訴你們？

歸途梨莎邀我在馬路上散步，她的弟弟在一塊兒。他忽然似想起了什麼的，舉起小手來，手的中指上有一個指環，他指着環上的字問我道：「這個中國字是什麼字？」

環上刻着一個很粗陋的「愛」。

「這是「愛」字，是愛上帝，又是男女相愛的愛字。」我又笑問道：「這個指環那人送給你的？」

他嬌笑着不答，把嫩臉藏在姐姐的手內。

我們在路上雜談了不少時候，到黃昏時纔告別。

祇有一句無心的話使我受了難過：「你們現在的總統那一個？」小朋友，我恕你們，我惟有自己慚愧。我們中國有的是大元帥，總司令，新的舊的軍閥，然而我，那敢告訴你們？

歸途梨莎邀我在馬路上散步，她的弟弟在一塊兒。他忽然似想起了什麼的，舉起小手來，手的中指上有一個指環，他指着環上的字問我道：「這個中國字是什麼字？」

環上刻着一個很粗陋的「愛」。

「這是「愛」字，是愛上帝，又是男女相愛的愛字。」我又笑問道：「這個指環那人送給你的？」

他嬌笑着不答，把嫩臉藏在姐姐的手內。

我們在路上雜談了不少時候，到黃昏時纔告別。

「你什麼時候到我們家裏來玩玩？」小弟弟還轉頭來喊着。

十月二十日。我近來的生活沈浸在美的中間。我恍惚已超過這塵世，我飛向美的寶座內去；我有愛與詩作我兩翅，他們都是可親愛的天使。詩神微笑的走來，他撥動了奇異的音絃；但見天空中熙熙融融，光耀陸離，在枯槁的樹上吐放出燦爛的花朵，冰凍住的溪流融化了奏出音樂，寒風吹來的是紫蘭花的芬香。於是愛神輕輕的向我接吻，她射出暖和的光耀，照映在我高偉的靈魂；我看見我的生命在開花結果，一切都是豐潤美滿；我澤沐在愛的泉源中，我忘却了憂慮與煩惱。

這世界不是一個和諧完美的世界嗎？淒風的怒吼是音樂，車輪的軋軋是音樂，樹葉的蕭瑟聲是音樂，機械的鐘響聲是音樂，一切的一切都是音樂。

讀詩時我失去了從前的悲哀，愛的無名的風波已過去了，最清靜的是怒潮

第四條 裁判員有權裁決規則上所未詳之問題。

第五條 職員之職權如下：

- 一、令比賽開始；
- 二、決定何時成爲死球；
- 三、決定球屬何隊；
- 四、決定球是否入籃；
- 五、判決違例及犯規；
- 六、處理罰則；
- 七、承認替補員之資格；
- 八、宣告比賽暫停；

(註) 用『雙裁判』制，其收效甚大。二人分工合作，各司場之一邊及一端，負責監視其半場內之比賽進行。擲中時用手指表明，宣示得分數目。

第六條 球員之犯奪權犯規或四次侵入犯規者，職員應令其退出比賽。

第七條 遇球員受傷或其他情由，職員可令比賽暫停；但應注意假裝之行爲。

比賽正在進行中，如球員有受傷者，職員應待比賽告一結束後，方可宣告暫停。

良友小說選

蘋果里

作者

柳無忌  
于在春  
F C女士  
汪錫鵬

周樂山  
錢公俠  
羅西  
王家楫

每册大洋四角

良友雜感選

著且予

# 飯後談話

目錄

- |         |       |
|---------|-------|
| 飯後談話    | 吃飯的藝術 |
| 何以解憂    | 司飯之神  |
| 茶之幸運與厄運 | 福祿壽財喜 |
| 淡巴菇     | 龍鳳思想  |
| 酒色財氣    | 醫卜星相  |
| 天地君親師   |       |

每冊大洋四角

一九三三，三，一 付排  
一九三三，五，十五 初版

1——2000

所 版  
有 權

角 四 洋 大 册 每 價 實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